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(十二)

〔俄〕契诃夫 著

张立虎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活商品	1
迟迟未开的花	47
“虽然赴了约会，可是……”	100
记 者	107
六月二十九日	129
乡村医生	139
一败涂地	147
一件糟糕的事	153

活商品

献给费·费·波普多格洛

—

格罗霍尔斯基抱住丽扎，吻遍她所有的小手指头，那些手指上的粉红色指甲都已经由她用牙齿啃坏了。然后他把她放在蒙着便宜的丝绒的躺椅上。丽扎躺下去，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，把两只手垫在脑后。

格罗霍尔斯基挨着她在椅子上坐下，弯下腰去凑近她。他全神贯注地瞅着她。

在夕阳的光辉照耀下，他觉得她多么俊俏啊！从窗口望出去，金黄的落日微微带点紫红色，可以完全看清楚。

落日那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照亮整个客厅和丽扎，一时间给所有的东西都镀上了金黄色。

格罗霍尔斯基看得入迷了。丽扎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美人。不错，她那张小小的猫脸配上栗色的眼睛和翘起来的小鼻子，挺娇嫩，甚至撩人的心，她那稀疏的头发黑得跟煤烟一样，卷曲着，她那小小的身体优雅，灵活，匀称，好比一条电鳗，不过总的说来。然而，还是把我的审美口味放在一边的好。格罗霍尔斯基素来为女人所宠爱，他这一辈子所爱过和断绝过的女人已经有百把个，可是他认为她是美人。

— 1 —



他爱她，而盲目的爱情是到处都会找到理想的美的。

“你听我说，”他直勾勾地瞧着她的眼睛，开口说：“我来找你商量事情，我的美人。爱情是不能忍受任何不明确和不固定的情况的。我指的是不明确的关系，你要知道。我昨天已经对你说过，丽扎。我们今天就来努力决定昨天提出的问题吧。好，我们来共同解决。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丽扎打个呵欠，用力皱起眉头，从脑后抽出右手来。

“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她把格罗霍夫斯基的话重复一遍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
“嗯，是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你来解决吧，聪明的小脑袋。……我爱你，而一个热爱着的人是不能跟外人平分爱情的。他比利己主义者还要利己主义。我可不能跟你的丈夫分享爱情。我一想到他也爱你，就在心里把他撕成粉碎。第二，你爱我。……对爱情来说，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充分的自由。可是难道你自由吗？你想到老是有那么一个人压在你心上，难道会不觉得难受？况且那个人又不是你所爱的人，说不定你还憎恨那个人，而这是极其自然的。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……第三是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就是我们在欺骗他，这是……不正直的。真诚第一，丽扎。丢开虚伪！”

“是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你猜得出来。我认为你必须，而且义不容辞地对他说明我们的关系，离开他，去过自由的生活。这前后两件事都应当尽快办到才对。比方说，哪怕今天傍晚，你就……可以跟他说穿。这件事也该了结了。这样偷偷摸摸



地谈情说爱，难道你就不嫌厌烦？”

“说穿？对万尼亚说穿？”

“嗯，是啊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！昨天我就对你说过，米谢尔，那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会生气，大嚷大叫，闹出各式各样不愉快的事来。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求上帝保佑，可别这么办！”

不能跟他说穿！亏你想得出！”

格罗霍尔斯基举起手来摩挲额头，叹口气。

“是啊，”他说：“他还不止是生气呢。要知道，我把他的幸福夺走了。他爱你吗？”“爱。很爱。”

“这又是麻烦事！真不知道这件事该怎样着手。瞒住他吧，那是卑鄙的，可要是对他讲穿，又无异于要他的命。鬼才知道该怎么办！哎呀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格罗霍尔斯基沉思了。他那苍白的脸上满是愁容。

“我们就老是照现在这样过下去算了，”丽扎说：“要是他想知道这件事，就由他自己撞破好了。”

“可是要知道，这样做……这样做不但是造孽，而且是。话说回来，你是我的，谁也没有权利认为你不属于我而属于别人！你是我的！我可不能把你让给别人！我怜惜他，上帝看得见，我多么怜惜他，丽扎！我一看见他，心里就痛苦！可是……可是，话说回来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不是不爱他吗？那你何苦守着他受罪呢？非说穿不可！我们跟他说穿了，就一块儿到我家里去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他的妻子。他要怎么样就随他怎么样吧。他好歹总能



熬过这种愁苦。他不是头一个，也不是末一个。你肯逃跑吗？啊？快点说！你肯逃跑吗？”

丽扎站起来，用疑问的目光瞧着格罗霍夫斯基。

“逃跑？”

“嗯，是埃……跑到我的庄园上去。然后再到克里米亚去。我们可以写信给他说穿这件事。不妨今天晚上就走。坐一点半钟的那班火车。啊？好吗？”

丽扎懒洋洋地搔着鼻梁，沉思不语。

“好，”她说，然后就……哭了。

她的小脸蛋上泛起小块的红晕，小眼睛肿起来，然后泪水顺着小小的猫脸淌下来。“你哭什么？”格罗霍夫斯基心神不定地问。“丽扎！你怎么了？啊？干吗哭呀？你这个人！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亲爱的！我的小亲亲！”

丽扎对格罗霍夫斯基伸出两只手去，搂住他的脖子。她抽抽搭搭地哭了。

“我可怜他……”丽扎喃喃地说：“啊，我多么可怜他！”

“可怜谁？”

“可怜万……万尼亚。”

“我就不可怜他吗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会惹得他痛苦。他会痛苦，会咒骂。可是我们彼此相爱，这能怪我们吗？”

说完这话，格罗霍夫斯基就象被蛇咬了一口似的，从丽扎身边跳开，在圈椅上坐下。丽扎丢开他的脖子，很快地，转眼间就在躺椅上坐下了。

他俩满脸通红，低下眼睛，开始咳嗽。



原来有人走进客厅里来了，这个人高身量，宽肩膀，年纪三十岁左右，穿着文官制服。他不声不响地走进来了。可是他走进门口，碰响一把椅子，这才使得那对情人知道有人来了，回头看一眼。来人就是丽扎的丈夫。

他们虽然赶紧回过头去看一眼，可是已经迟了。那个人已经看见格罗霍尔斯基抱住丽扎的腰，已经看见丽扎搂住格罗霍尔斯基的贵族气派的白脖子。

“他看见了！”丽扎和格罗霍尔斯基不约而同地暗自想道，竭力把他们忽然沉重起来的手和困窘的眼睛掩藏起来。那个丈夫呆若木鸡，绯红的脸顿时惨白了。

痛苦的、奇怪的、扰乱人心的沉默持续了三分钟。啊，那三分钟！格罗霍尔斯基直到现在还记得。

头一个走动起来，打破沉默的是丈夫。他走到格罗霍尔斯基跟前，脸上做出毫无意义而又近似笑容的怪相，向那人伸出一只手去。格罗霍尔斯基轻轻地握一下那只柔软而冒汗的手，周身打个哆嗦，仿佛他拳头里捏着冰凉的癞蛤蟆似的。

“您好，”他喃喃地说。

“您身体好吗？”丈夫说，声音沙哑，低得几乎听不见。他在格罗霍尔斯基对面坐下，不住地整理他脑后的衣领。痛苦的沉默又来了。不过这次沉默不那么尴尬。那头一步，最困难、最暧昧不明的一步，已经过去了。

现在剩下来要做的，只是这两个人应当找一个借口去取火柴，或者去干点别的什么小事而退常他俩都巴不得赶快走掉了事。他们坐在那儿，谁也不看谁，揪着自己的胡子，极力在乱哄哄的头脑里找出个办法来摆脱这种非常别



扭的处境。两个人都出汗了。两个人都痛苦得受不了，两个人都满腔愤恨。他们恨不得扭打一场，可是……该怎样动手呢，该谁头一个动手呢？但愿她走出去才好！

“昨天我在俱乐部里看见您了，”布格罗夫（丽扎的丈夫的姓）喃喃地说。

“我到那儿去过……是去过。您跳舞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跳舞了。我跟那个……跟留科茨基家的小女儿一块儿跳的。她跳得很笨。跳得再糟也没有了。她倒是聊天的能手，”他顿一顿。“她讲个没完没了。”

“是啊……那很乏味。我也看见你们了。”格罗霍夫斯基无意中看布格罗夫一眼。他的眼睛遇上被欺骗的丈夫那种迷茫的目光，他受不住了。他很快地站起来，很快地抓住布格罗夫的手握一下，拿起帽子，往门口走去，感到他的后背很不自在。他觉得有千百只眼睛盯住他的脊梁。这样的心情只有演员给人喝了倒彩，从台口退下场去，或者花花公子后脑勺上挨了人家的拳头，由警察押走的时候才会领略到。

格罗霍夫斯基的脚步声刚刚消失，前堂的房门刚刚嘎吱一响关上，布格罗夫就跳起来，在客厅里兜几个圈子，迈步走到他妻子跟前。她那张小小的猫脸缩成一团，眼睛眯巴起来，好象额头上等着挨一个爆栗似的。丈夫走到她跟前，脚踩着她的衣裾，膝盖撞着她的膝盖，苍白的脸变了样子，胳膊、脑袋、肩膀一齐索索地抖。

“你这个贱货，”他用低沉的、要哭的声调说，“要是你再让他上这儿来，哪怕再来一次，我也要收拾你。不准他再跨进门来！我要打死他！听明白了吗？哼哼……没出



息的畜生！你发抖！卑卑……鄙！”

布格罗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肘，摇撼她，然后把她象小皮球似的摔到窗口去。

“贱婆娘！下流胚！不害臊！”

她几乎脚不点地，一直扑到窗口，伸出两只手抓住窗帘。

“闭嘴！”丈夫走到她跟前，嚷道。他瞪起亮闪闪的眼睛，跺一下脚。

她真就闭住嘴不出声了。她眼望着天花板，抽抽搭搭，脸上的神情就象是小女孩看到人家要责罚她而懊悔不迭似的。

“原来你是这样？啊？跟一个轻薄的花花公子勾搭上了？好哇！莫非你没到圣坛前面去过？你是什么人！好一个贤妻良母！闭上你的嘴！”

他就一拳打在她那好看的和弱不禁风的肩膀上。

“闭嘴！贱婆娘！我还要给你点更厉害的苦头吃！要是这个下流货胆敢哪怕再来一次，要是我哪怕再撞见一次……听着！你跟这个流氓在一起，那……你就别讨饶！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要打死你！把他也打死！我连眼睛也不会眯一下！走开！我不想再看见你！”

布格罗夫用衣袖擦了擦额头和眼睛，迈开步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丽扎哭得越来越响；耸动肩膀，皱起小鼻子，眼睛盯住窗帘上的花边。

“你胡闹！”她丈夫叫道：“蠢娘们儿的脑子里，糊涂想法就是多！全是些胡思乱想！丽扎威达，小娘们儿……我可不许你来这一套！你还是给我小心点的好！我不喜欢



这一套！你要干下流事，那就……滚蛋！我家里没有你待的地方！要是……你就走你的！你做了妻子，就得把那些花花公子忘掉，从你愚蠢的脑子里赶出去！这全是些胡闹！下一次不许再这样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！要爱你的丈夫！有了丈夫，就得爱他！就是嘛！有一个还嫌不够？现在，你给我走开……害人精！”

布格罗夫沉默一忽儿，叫道：

“叫你走开嘛！到儿童室里去！你哭什么？自己做错了事，还要哭！你这个人啊！去年你勾搭上彼特卡·托契科夫，现在呢，求上帝宽恕我这么说，又勾搭上这个魔鬼了。呸！现在你该明白你是什么人！你是妻子！母亲！去年闹出一场纠纷，现在又闹出一场纠纷。呸！”

布格罗夫大声叹口气，于是空气里弥漫着白葡萄酒的气味。他刚吃完中饭回来，微微带点醉意。“你知道你的责任吗？不知道！那就得管教您！您还没受过管教！您母亲就是荡妇，您也是。哭吧！对！哭个够吧！”

布格罗夫走到妻子跟前，从她手里把窗帘夺过来。

“你不要站在窗前。人家会看见你哭。下回不许再有这样的事。这么搂搂抱抱，迟早要惹出祸事来。你会倒霉。我戴绿头巾难道会愉快？可要是你跟他们，跟那些下流家伙胡搞，那你就是给我戴绿头巾，那你就会。哎，不说这些了。下一次你……不要那样。要知道我……丽扎……你不要做那种事了。”布格罗夫叹口气，于是白葡萄酒的气味把丽扎笼罩住了。

“你年纪轻轻，傻里傻气，什么也不懂。我又总是不在家。好，他们就乘虚而入。你得聪明点，头脑清醒点！”



他们会引你上钩！到时候我就会受不祝……那我就横下心。什么都完了！那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一旦你变了心，小娘们儿，我……我就豁出去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活活把你打死……我把你赶出门去。那时候你就去找你那些坏蛋吧。”

Horribile ductu！布格罗夫伸出又大又软的手掌……然而只是擦一擦变心的丽扎那张沾满泪水而湿漉漉的脸。他对待他二十岁的妻子就象对待娃娃似的。

“好，够了。我原谅你了，只是下一次……千万不要这样。我已经原谅你五次，到第六次我再也不原谅了。我这话说了算数。就连上帝也不会为这种事原谅你们这种人。”

布格罗夫低下头去，伸出发亮的嘴唇，要吻丽扎的小脑袋。可是他没吻成。

这时候，前堂、饭厅、大厅、客厅的房门发出一连串的砰砰声，格罗霍尔斯基象旋风似的飞奔到客厅里来了。他脸色发白，周身发抖。他挥舞胳膊，揉搓他那顶贵重的帽子。他的礼服在身上晃荡，就象挂在衣架上一样。看上去他象是发高烧了。布格罗夫一看见他，就从妻子身旁走开，掉转头去，对着另一个窗口。格罗霍尔斯基却一直跑到他跟前，摇着胳膊，呼呼地喘气，眼睛没看着人，用颤抖的声调开口说：“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我们彼此不要再演滑稽戏了！够了，我们不要再互相欺骗了！够了！我受不住了！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我反正受不住了。归根结蒂，这样太可憎，太下流！太叫人恶心！您要明白，太叫人恶心！”



格罗霍尔斯基讲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喘个不停。

“这不合我的原则。而且您也是正直的人。我爱她！我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。这一点您已经看出来，而且。我理当说明这一点！”

“该对他说些什么呢？”伊凡·彼得罗维奇暗想。

“这件事得了结一下。这出滑稽戏不能再这么长久地拖下去！好歹总得解决。”

格罗霍尔斯基深深地吸进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我没有她就活不了。她也一样。您是有学问的人，您明白在这样的条件下您的家庭生活不能再维持下去。这个女人不是您的了。嗯，是埃……一句话，我请求您用宽厚的……人道观点看待这件事。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归根结蒂，您要明白，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，胜过爱世上的一切。我没有力量压制这样的爱情！”

“那么她呢？”布格罗夫用阴沉而有点讥诮的口气问。

“您问她吧！是啊，您问她嘛！要她跟她所不爱的人一块儿生活，跟您一块儿生活，同时却又爱着另外一个人，那岂不是……岂不是……受罪！”

“那么她呢？”布格罗夫又说一遍，不过这次已经不是用讥诮的口气了。

“她……她爱我！我们互相热爱……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”

您打死我们吧，藐视我们吧，迫害我们吧，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……不过我们再也不能瞒您了！我俩都在这儿！您是被我们……被命运夺去幸福的人，自管极其严厉



地审判我们吧！”

布格罗夫脸涨得象煮过火的龙虾那么红，一只眼睛瞟了瞟丽扎。他开始眯巴眼睛。他的手指、嘴唇、眼皮一齐颤抖起来。他真可怜！丽扎的哭泣的眼睛告诉他说，格罗霍尔斯基的话是对的，事情是严重的。“好吧，”他喃喃地说：“如果你们。在当前这段时期里。你们老是这样……”

“上帝看得见，”格罗霍尔斯基用很高的男高音尖叫道。

“我们了解您！难道我们没脑筋，没感情？我知道我叫您受了多大的苦。上帝看得见！不过，请您宽容吧！我求求您！我们没有错处！爱情不是过失。任什么样的意志都拗不过它。

……您把她让给我吧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您放了她，让她跟我一块儿走！您痛苦，那我这儿的的东西，您要什么就拿什么，就是把我的生命拿去都行，不过您把丽扎让给我！我不惜牺牲一切。好，请您告诉我，您让出她而受了损失，我能在哪方面至少略微补偿一下。我可以给您另外一种幸福代替这种已经失去的幸福。我办得到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我样样事情都答应！要是我听凭您灰心丧气，置之不理，我就未免太卑鄙了。我了解您目前的心境。”

布格罗夫摆了摆手，仿佛说：“看在上帝面上，您走吧！”

他的眼睛开始被抑制不住的泪水蒙祝……人们马上就看出来，他是好哭的人。

“我了解您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我会给您另外一种您没领略过的幸福。您想要什么？我是有钱的人，我父亲又是有势力的人。您想要什么？那么，您想要多少钱呢？”



布格罗夫的心忽然怦怦地跳起来。他伸出两只手去抓住窗帘。

“您要……五万？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，我求求您。这不是收买，不是做买卖。我只不过想从我这方面作出点牺牲，至少稍稍弥补一下您那种无法衡量的损失。您要十万？我愿意照办！您要十万吗？”

我的上帝呀！有两个硕大无比的锤子开始敲打不幸的伊凡·彼得罗维奇冒汗的太阳穴。他耳朵里象是有几辆俄国四轮马车响起大大小小的铃铛跑过去。“请您接受我的牺牲！”格罗霍夫斯基继续说：“我求求您！您搬掉我良心上的重负吧。我求求您了！”

我的上帝呀！布格罗夫的泪眼瞧着窗外。这时候，马路上由于刚下过五月的小雨而有点潮湿，一辆华美的、有四个座位的、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正好经过窗前。那几匹马剽悍、凶猛、皮毛发亮、很有气派。马车上坐着几个人，头戴草帽，露出心满意足的脸色，带着长钓竿梢和捞鱼网。有个男中学生头戴白色制帽，双手拿着一管枪。他们这是到别墅去钓鱼，打猎，在空气新鲜的露天里喝茶。他们这是到仙境般的地方去，而从前，乡村助祭的儿子布格罗夫还是小男孩的时候，就常在那样的地方光着脚，跑遍田野、树林、河岸，皮肤晒得挺黑，然而心里无限地幸福。啊，五月真是迷人得很啊！一个人，能脱掉身上沉重的制服，坐上四轮马车，奔驰到野外去，听一听鹤鹑的叫声，闻一闻新鲜的干草气味，该是多么幸福埃布格罗夫的心感到愉快的凉意，缩紧了。十万啊！在他眼前，所有他那些珍藏在心里的幻想，随同那辆马车一起驰骋不已，他在漫长的



文官生涯中，在省政府或者他那可怜的小书房里坐着，常常喜欢沉湎于那类幻想。他总是幻想一条河，河水很深，水里有鱼；又幻想一个宽广的园子，有狭窄的林荫道、小喷泉、树荫、花卉、凉亭；又幻想华美的别墅，有露台和塔楼，安着一个风吹琴和一些银铃……（至于世上有风吹琴，他是在德国的长篇小说里读到的）。天空万里无云，深不可测。空气清澈，洁净，弥漫着各种香气，使他联想到他那光着脚的、忍饥挨饿的、受尽困苦的童年。他幻想他五点钟起床，九点钟睡觉，白天去钓鱼、打猎、同农民们谈天。真好啊！

“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您别折磨人了！您要十万吗？”

“嗯。十五万！”布格罗夫嘟哝一句，声调低沉，象是公牛嘶哑的叫声。他说完，就低下头去，为他的话害臊，等着回答。“好，”格罗霍尔斯基说：“我同意！我感激您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。我去一去就来。我不会叫您久等。”

格罗霍尔斯基跳起来，戴上帽子，往后倒退，从客厅里跑出去。

布格罗夫把窗帘抓得更紧了。他觉得羞愧。他心里感到卑鄙、愚蠢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他那两个跳动的太阳穴之间有些多么美丽灿烂的希望在活动呀！他发财了！

丽扎什么也不明白，深怕他走到她窗子这边来，把她摔到一旁去，就周身颤抖，从半开半掩的房门口溜出去。她走到儿童室里，在奶妈的床上躺下，身子缩成一团。她象害了热病似的索索地抖。

客厅里只剩下布格罗夫一个人了。他感到气闷，就推开窗子。扑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来的空气，多么凉爽啊！要



是现在能坐在马车上，舒舒服服地倚在靠垫上，吸一吸这样的空气才好。那边，远在城外，在乡村和别墅附近，空气还要清新呢。布格罗夫幻想将来他从自己的别墅里走出来，站在露台上，欣赏风景，被这种空气笼罩着，他甚至微微一笑。他幻想了很久。太阳已经落下去，可是他还站在那儿幻想，用尽全力把丽扎的模样从他脑子里撵出去，可是她在他的一切幻想里却总是跟他在一起，形影不离。

“我拿来了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！”格罗霍夫斯基走进房间里来，凑着布格罗夫的耳朵小声说：“我拿来了。您收下吧。喏，这儿，这一叠是四万。这张票据，麻烦您后天拿着到瓦连契诺夫家里去取两万。这儿是一张借据。这是一张支票。其余的三万过几天……我的总管会给您送来。”

格罗霍夫斯基脸色绯红，神情兴奋，手忙脚乱地在布格罗夫面前放下一堆钞票、证券、纸包等。那是很大的一堆，五颜六色，花花绿绿。布格罗夫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一大堆钱财！他张开肥手指头，眼睛没看着格罗霍夫斯基，着手清点那一叠叠钞票和单据。格罗霍夫斯基摊出所有的钱，然后就踩着碎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寻找那个已经卖出去而且经他买下的杜尔西内娅。

布格罗夫把衣袋和钱夹塞得满满的，再把单据收在桌子抽屉里，然后喝下半瓶清水，跑到街上去了。

“马车！”他扯开嗓子大叫一声。

当天晚上十一点半钟，他坐马车来到巴黎旅馆门口。他叮叮咚咚地登上楼梯，敲格罗霍夫斯基所住的房间的们。门开了。格罗霍夫斯基正把衣物收拾到皮箱里去。丽



扎坐在桌旁试镯子。布格罗夫走进他们房间里来，把他俩吓了一跳。他们以为他来是退回钱，叫丽扎回去，以为他收下钱是一时冲动，不是打定了主意。然而布格罗夫不是来叫丽扎回去的。他穿着一身新衣服，怪不好意思的，觉得极不自在。他鞠躬，在门口站住，姿态象是听差。他的新装很体面。布格罗夫变了样。簇新的、刚做好的、最时髦的法国花呢衣服包紧他魁梧的身子，平时他身上除了普通的文官制服以外什么也没穿过。他脚上是一双亮晃晃的半高腰皮鞋，配着闪光的扣子。

他站在那儿，为他的新装感到难为情，举起右手遮住带表坠的表链，那是一个钟头以前他花三百卢布买来的。

“我来是为了谈一件事情……”他开口说：“常言说得好：事先谈妥，比钱还宝贵。米舒特卡我是不放的。”

“哪个米舒特卡？”格罗霍尔斯基问。

“我的儿子。”

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互相看一眼。丽扎的眼睛睁圆，脸蛋涨红，嘴唇颤抖。“好吧，”她说。

她想起米舒特卡的暖和的小床。要那孩子不睡暖和的小床而睡到旅馆里冰凉的长沙发上来，那未免残忍，于是她同意了。

“将来我要跟他见面，”她说。

布格罗夫鞠躬，走出去，神采焕发地跑下楼去，一路上在空中挥舞昂贵的手杖。

“回家去！”他对出租马车的车夫说：“明天早晨五点钟我要出门。那时候你把车赶来。要是我睡熟了，你就叫醒我。我要出城去。”

